2023年1月17日 星期二
责任编辑:许平 美术编辑:沈兰 电话:021-67812062 E-mail:sjbsxp@163.com
松江報

年味寡淡

汤朔梅

一入冬至,年关近了。儿时曾经对过年的期盼,多半因年龄之故,如今不再。“世味年来薄似纱”,过年也不过如此。朋友圈传来今年可以放炮仗、鞭炮的消息,不知真假,可依然给越来越寡淡的年味,注了些生趣。过年该有这些,而鞭炮属于孩子。除了孩子,还会有谁一脸坏笑,冷不丁地扔一个鞭炮呢?

乡下的过年,无非是煮腊八粥、置年货、掸灰尘、爆米花,虽年年如此,却一层层铺垫出年的氛围。而高潮非大年三十莫属。何者?因为那天家家要“做年夜”。过年了,人们辛苦了一年,老祖宗也盼了一年。慎终追远,都该犒劳犒劳。记忆里,过年的天大多阴晦。黄云把周天笼得严严实实,土黄的田野一片苍茫;风不怎么肆虐,可钻进脖子,透骨地冷。甚至还夹杂着雪花,好像没有雪花,这年倒不像年似的。早早的,屁孩们汇到乡场上。可麻雀们更早,它们已在柴垛间吱喳着觅食,将柴垛钻出一个个洞。不知谁甩出一个鞭炮,几百只麻雀轰然腾起,落在树枝间、屋檐上,忧郁地看看苍天,瞅瞅我们。

如果说之前购置年货不紧不慢,而大年三十则异常地忙碌。一清早,刮镘底的声音刷刷响,捅烟囱收锅灰的绍兴人进宅了。抑或还走来卖梨膏糖、糖山楂的货郎。男人们套上袖套劈猪头,翻大肠,要不就杀鸡褪毛。水桥边的河面漂着一层油花,招来无数鲦鱼抢食。女人们不是推豆沙、剁肉、刨萝卜丝,就是揉糯米粉、擦糕粉。铲刀倒插在腰间,里里外外鼓捣着大脚小脚。那时家家都碾二三十斤米粉,为蒸方糕,捏汤圆。家不再是冷锅冷灶,即便夹镘里的水,也开了再开。那猪头、水笋焐肉、大肠可要烧一天呢!老人束着作裙,蹲在灶头后面,既烧火又孵柴仓取暖。那几乎是老头。野了老半天的我们,挤到灶火前烘冻得胡萝卜似的手。还从灶膛后伸长脖子,将鼻子凑到锅盖旁,嗅肉香浓浓的汽水。乘人不备,我们伸出小脏手,抓几块刚出锅的糕逃之夭夭。其实,这时的大人也不会骂。这是我们习惯的作派,觉得这样得来才吃起来香。

午半,客堂里搁着的竹帘子、簸箕上,圆子、方糕晾得满满。糕团和荷叶使满屋生香。屋子里蒸汽如大雾,人影绰绰。上半身都隐在气雾里,只有蹲下去,才能见脚踝。这最适合捉迷藏。我们也不管大人呵斥,在帘子底下钻来钻去,躲在气雾里,发出吱吱提示的信号。直到玩得忘情,以至于有人碰翻了簸箕,或者撞了碰头而大哭。这无疑有人要挨一顿栗爆。那时的我们都皮厚,那或许是揍出来的。而泪腺却特薄,一遭剋就泪水涟涟。这无碍,只要看到幸灾乐祸的鬼脸,听到外面炸响的鞭炮,又破涕为笑了。这是哭得随时,笑又那么容易的年龄。

灶火在哔剥,气雾快乐着蹿出大门、窗户。忙了差不多一天的大人们,慢慢显影。兀坐在凳子上稍歇,又像在想着什么。做年夜开始了。五服以内祖宗不少,一个桌子还不够,必须搁一块门板。祖宗的神主牌位从家堂内请下来了,忙了一天准备的菜肴、糕团都端上了。香火直上,在摇曳的烛光里,响起母亲矜持而神秘的筛酒声。临了会叮嘱一句:桌上的东西不能动,会惊动老祖宗的。可我和弟弟故伎重演,趁没人就抓起一样吃的往外面跑。转身的当儿,瞥见墙上祖母的遗像正看着我们。她是不是嗔怪我们不懂事呢?

天还没黑,或许雪花飘得紧了,或许西天还露出半个太阳,或许既有太阳又飘雪。当全家团团圆圆吃年夜饭时,我们其实已吃饱了。祖父说,年夜饭吃了就大一岁了,你是哥哥,要带好弟弟。爸爸说,要好好读书,不能再皮了。我们边扒饭边胡乱地“嗯”着。鞭炮声又响起,我们的心早飞出去了。

乡场上一片热闹,在嬉笑声、鞭炮声、爆竹声里,母亲正在灶膛里炖第二天早晨吃的红枣扁豆,正把新衣裤放在我们床头间。

棉被散发着阳光的味道,躺在被窝里的我们,还不能消停。想着明天的压岁钱,想着穿新衣服的样子。犬吠声三三两两,飘在梦的深处,爆竹与鞭炮都开成了漫天的礼花。

今年,我决计买鞭炮,不要多,就一串。学着儿时的样,吝啬地一个一个放。响在年迈父母的梦里,以为还是当年的我们,使年味不再寡淡。

云片糕里的年味

程应来

喜欢过年的味道,喜欢浓浓的烟火气息里,一盒盒云片糕所带来的遥远而美好的回忆。

每逢佳节,家里都会准备很多水果和糕点,绿豆糕,桂花糕,马蹄糕,海棠糕……但是,我最喜欢的却是云片糕。

云片糕,单单是这名字,就让人钟情和迷恋。云,多么白,多么轻,干干净净地飘浮在蓝天上。但是现在,它在我的青花瓷盘里,软软的,糯糯的,简直不敢用手去碰触,我怕一不小心,它就化了,融化在蓝蓝的青花瓷里,融在岁月深处,那么忧伤,那么甜蜜。仿若时光倒流一般,我沿着光阴的隧道,重回小时候。

冬天刚到,我们姐弟几个就开始盼望过年。而盼望过年的真实理由,无非是想早一天吃到母亲做的云片糕。腊八一过,母亲便去集市买上好的糯米和白砂糖,猪油是自制的,芝麻也是自家种的,母亲要把糯米反复清洗好几遍,再扛到米厂去打磨,连夜为我们赶制云片糕。等到过年的时候,年夜饭的餐桌上,最醒目的就是桌子中间的一个大盘子,浅蓝色的盘子上盖着一块四四方方的红纸,当菜都上齐的时候,母亲就揭开红纸,于是,盼望已久的,雪白雪白的云片糕便呈现在眼前。红纸留在云片糕上的隐约痕迹,更像一朵朵小梅花,吉祥又喜庆。那是美味,是幸福,是母亲辛辛苦苦的汗水,更是岁月风风雨雨的见证。于是,我们姐弟几个开始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里,欢天喜地地吃云片糕。

据说,云片糕的名称,来源于乾隆皇帝下江南时,为一汪姓盐商所奉茶点赐名时的笔误,误将所赐“雪片糕”之名写成了“雲(云)片糕”,并一直流传至今。《儒林外史》第六回中也写道:“云片糕无过是些瓜仁、核桃、洋糖、粉面做成的了。”现在想想这些辅料和主料,都令人赞不绝口,垂涎三尺。而《中国民间食品》在“糕点类”只录九个品种,“柳州云片糕”便占了一席之地,这又说明云片糕的重要性:“每斤熟耘米粉,下糖浆一又十六分之3市斤,花生油2市两,香油1市钱。粉、糖、油混合后,用圆滚滚匀,再捶成硬朗的饼板,隔夜后,便可用切机(或用手切)切成一片片雪白的云片糕。如加入奶粉同制,则成为闻名的‘奶油云片糕’了。”光是这制作过程,便给人一种诗意的享受,带有十足烟火气息的诗意。

也许,云片糕并不是世间最至美之味,但是,它带给我们的回忆却是心底永难忘却的美好。小时候的年,因为云片糕而变得格外温馨甜蜜。现在的年,因为云片糕而增添了无比厚重的精神元素和文化元素。清脆的爆竹声,红红火火的大福字,洁白剔透,入口绵软,清香甘甜的云片糕,自然而然地形成了“年”的三要素,缺一不可。

丰子恺说:云片糕,这个名字高雅得很,其白如云,其薄如片……假如有一片糕向空中飞,我们大可用“白云一片去悠悠”之句来题赞这景象……元朝的饮食文献也有关于云片糕的记载:撒有桃仁、青梅、京糕条的云片糕,细腻柔软,雪白芳香,呈现出美丽的云片状,故得其名。由此可见,无论今人与古人,对云片糕的钟情与喜爱,都已到了爱不释手之地步。

最惬意的事,当数过年这一天,窗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红彤彤的大灯笼,屋内则被阳光照射得暖融融的,我坐在藤椅上,一边撕着云片糕吃,一边听着昆曲。昆曲又称水磨调,和云片糕有着不解之缘和异曲同工之妙。

岁月的堤岸上,云片糕伴随我们成长,伴随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喜庆的吉祥年。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精神文明传承和中国古老文化传承,也是母亲用勤劳的双手,为我们打造的爱与呵护,幸福与感动。

越来越喜欢过年的味道。如果说,家是心灵的港湾,云片糕则是过年最永恒不变的主题。每每在辞旧迎新的钟声里,端起云片糕的时候,似乎就端起了岁月的灯塔。轰轰烈烈的氛围里,云片糕在年夜饭的餐桌上,是那么醒目,那么令人憧憬和回味,令人幸福和凝思。

庄上的年

陆金美

老家是一个50来户的庄子,典型的江南水乡人家的聚居地。儿时腊八一过,庄上就开始弥漫着年的味道,那味道带着腊香从庄子向外飘散。在庄上,从东向西瞟一眼,门前挂着腌制的长短、大小,颜色不一的鱼类、肉类、家禽类,在冬日的太阳下很是显眼,一看一闻就知道,庄上的年开始了。

家家户户的门前横在两树之间的竹竿上,院子里的柴帘子上、放在椅子上的筛子,甚至屋上,都是晾晒腌制的不同类的咸货。这些腌制的咸货,像鱼都是庄上人在房前屋后的河里,用各种捕鱼工具捕的;鸡鸭鹅都是自家养的,家家腌这么多咸货,都一分钱也没有花。

草虾、鳑鲏、鲹条、虎头鲨、猪耳朵、香肠是庄上人家春节期间宴请客人的必备冷盘菜。小时候,过年的时候我最喜欢吃油炸虎头鲨,虎头鲨全身是肉,平时捕到都是聚起来,拎到市场上卖钱的,我们很少吃到。油炸虎头鲨是个技术活,油炸之前,把腌制的虎头鲨,放在盘子里,用水泡上两三个小时,使虎头鲨变软,然后把锅里的菜油烧热,把泡过的虎头鲨,一个个放到油锅里炸,火不能烧得太猛,猛火会把鱼炸煳了,炸好后,冒着热气就端上桌,微咸、再撒点醋就更美味了,趁热吃的时候,酥酥的,脆脆的,一点刺都没有,待冷却了,就变软了,不好吃了。过年的时候,凡是宴请客人,家家户户都要油炸一盘虎头鲨,没有摆上会显得待客没有诚意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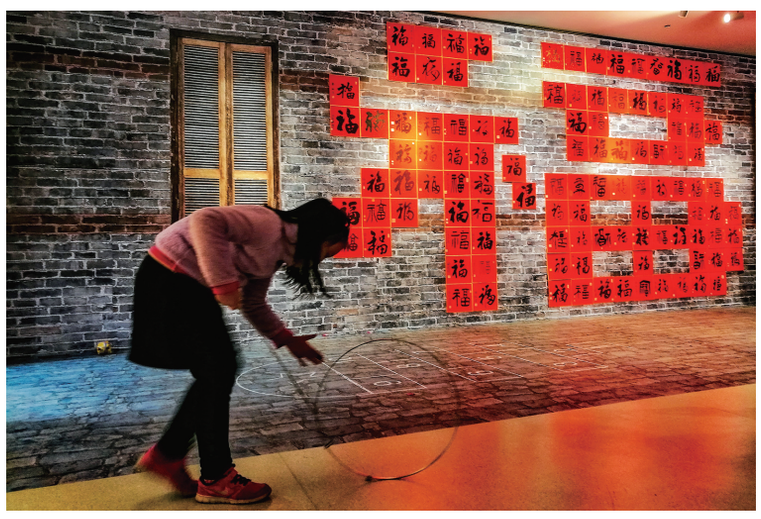
庄上人晒咸鱼,很讲究颜色搭配,挂出年味。像泥鳅、黑鱼、虎头鲨这类的鱼,用铁丝穿在一起,老远就看到是黑色;白条,草鱼,鲫鱼,鲢鱼挂在一起属于白色。似乎颜色单调了一些,而草虾、鲤鱼的颜色有点红,把它们朝中间一挂,似乎一下子丰富了许多,再加上几块咸肉和几只咸鸡咸鸭衬托,使整个庄子变成了一幅美丽的年画。

腊月二十四,祭灶庄上人又称送灶,就是送灶王爷上天。厨房灶台的烟囱上贴有慈眉善目的灶王爷老两口,一左一右,又憨厚又慈祥!他两位旁边一副对联: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。横批:一家之主。仪式简单,在灶台的烟囱旁的香炉里,插上点燃的香火,把一小酒杯饭和一盘两条不大煮熟的鲫鱼放在灶台上清供。灶王爷随袅袅上升的香烟,奔天庭汇报人间的好事去了。送灶后,整个庄上,常有鞭炮声,年味浓浓。

大年三十,整个庄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家家户户贴上了大红的春联,年的表情立即生动起来,人们都欢天喜地——开始迎年。迎年用猪头、红鲤鱼、酒、饭菜等,猪头、鱼头一律朝东,堂屋的老柜上点着香火,两边红烛明晃晃亮着。随后噼里啪啦地放起了鞭炮。庄上一家赛一家燃放鞭炮。孩子们则到处拾炮仗头。迎过年后,大人们开始忙年夜饭、包饺子。

到了大年初一,清晨第一件事,就是跑年。我们孩子拎着小红布口袋,穿行在清晨的庄户人家的门前,开开心心,就像冬天的鸟儿快乐地鸣叫。我们跑来的新年礼物有糖,花生,大糕,果子。不但我们孩子跑年,大人也跑年。那时跑年就像转陀螺,庄邻之间你来我往,情切切,意融融,十分热闹。

庄上还有许多过年的仪式,比如正月初一麒麟送子,正月初二拉年酒等,虽然这些仪式有的简单,有的热闹、有的烦琐,但每个仪式都代表着庄上浓浓的年味。



华夏风

张斌书

百福新春 周平 摄

老巷子

王太生

隔段时日,就想到老巷子里走走。巷子是老的,长长短短,短短长长,拐弯抹角。有的人,在老巷里,从这头,走到那头,用了一辈子的时间。

人老,巷子也老,人、巷俱老。

巷里老,有唐宋的老,明清的老;石板的老,青砖的老,木头的老……

深邃、宁静、幽远……一条巷子,光阴在墙皮上褪了色,时间走得好快呀,人在巷中,走着、走着,就老了。

人是什么时候变老的?也就是淋了几场雨,吹了几次风,照了几轮明月,慢慢就老了。风从这头,吹到那头,在巷中游荡,构树叶、凌霄花、莴笋、丝瓜藤……随秋风吹散水分,巷中的树木与植物,不知不觉也老了。

谁能想到,巷中老者,他们在年轻时的模样,走起路来是慢条斯理,还是风风火火。有的人,从前在外面闯荡,年老后,住在深巷。到最后,一个苍老的背影,在巷里踽踽独行。

老巷里有口古井,如一面镜,飘过天空的流云、飞鸟,映过怎样的脸?

或许,在我看来,老巷的魅力在它的围墙。有一户人家,围墙是一堵青砖矮墙,墙头上,有枇杷、柿子挂出墙外;也有的干脆就是一道虚虚实实的篱笆墙,里面种蔬菜、玉米,巷子里半城半耕,空气中逸散腐殖土和植物气息。

幽巷有幽树。僻静处,漫不经心地爆出一株那种散逸无态的构树。在人去屋空的小院里,构树的种子,是鸟排泄的粪便带来的,越是无人居住的地方,构树长势越旺,一两年的时间,枝叶遮掩半座小院,光线明显暗淡下来。构树结红果球,鸟啄果而食。

其实,墙缝、砖缝的苔藓,是巷子的老人斑,水渍一样蔓延,却是无法抹去的记忆。

巷子深,巷子浅。每一条上了年岁的巷子,都是老的。

戴望舒的雨巷是老的,所以,在老巷里遇见一个有着丁香一样愁结的姑娘,诗人眼睛一亮,水墨般的黑白老巷,注入一缕鲜活。

卖杏花的石板巷也是老的,人住在小楼上的客房,枕上听了一夜春雨。第二天,黎明时,天青色里,巷子深处已有人在叫卖姗姗带雨欢的春花。

巷子宽,巷子窄。宽宽的老巷,可以走人,行车马。吾乡从前有一条宽巷,乡人可挑着担子横着走,巷子里有老澡堂子,门口停车,摆放着卖糖球、臭干、瓜子、五香茶叶蛋的小摊,市井人声;而窄窄的巷子,在江南古镇上常常遇到,那种逼仄的“一人巷”,仅能让行人侧身通过。

巷中诗意,是檐雨滴答,跌落的水珠,呈一条线,一挂晶莹的珠帘。

雨天有人敲门,手指轻叩潮湿门扉,这声响是那样清晰。雨天闲来无事,邻居敲门,来此坐坐,坐下来,泡一杯茉莉花茶,聊上几句,然后隔窗抬头望天。

我曾经想拜访住在老巷里的30个人。30个人,语调不一,形神各异,就是一个街巷市井的人物画廊。

你若是对一条巷子很陌生,可以跟在一个吆喝小贩后面走进老巷。以这样的方式进入,就可以领悟到一条巷子的温存风情,它是老城的一部分,一个走街串巷、精明小贩的脚步,不会把一条烟火老巷疏漏、遗忘。

住在里面的人,是被风吹老的,风过,花落,人已老;是被亘古的安静,慢慢雕琢老的;是时间的一只手、雕塑家的手,在你的脸上捏几道皱纹、眼纹,面部肌肤塌陷,人就慢慢老了……

老来老去,老不过那棵古树。巷头的银杏,600年前就有了,大树下灯影人声,住着几户人家,有人说话,有人走动,有人咳嗽,有人在树下捡几颗掉落的老熟黄果,那大概是在明朝。

名字却清雅。荻柴巷,顾名思义,从前巷子里有芦柴和荻花,一到冬天,蓬松的荻花纷飞,芦苇枯了、老了,风一吹,窣窣作响。钟楼巷,有钟楼,一座大铜钟架在巷里一间亭中,钟磬悠扬,声震半城;石人头巷,从前巷中应该是有一尊石雕的,一个人头部的石头雕像,石雕也不知去了哪儿?旗杆巷,明清时的巷里有旗杆,那个旗杆有多高,巷民什么时候升旗?又为什么事升旗?留给人们诸多遐想;斜柳巷,巷子里遍植斜柳,估计是垂柳,这排场放到现在,该是一道风景。少年时,我常到斜柳巷玩,有个同学住在那儿。奇怪的是,斜柳巷里没有见到一株柳,有的只是两两对门的人家的门庭小院,推木门而入,却见一院子的花。

巷子里有古意,那些青砖小瓦的民居,朴素而内敛,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脾性,透露出先民安身立命的符号密码。

在宋朝,苏东坡曾萌动过在乡村买地养老的想法,他写诗云,“买田阳羡吾将老”。其实,老苏不必去乡下,而可以选择附近的某个小镇上,找一条巷子,居住在其中,毕竟深巷老院才是人适合居住的地方。

我想起水墨徽州的几个村居老巷,开门可见青山,低头却见流泉宅边缠绕。村巷里,大部分时间是静的,除了白云流动和鸟雀喧闹,那里也是适合养老的地方。

在成都,我是在一个暮春落花的夜晚,踩着柔软的光阴,去寻访宽巷子、窄巷子的,巷子两边是延伸的围墙,头顶是一方移动的天空,我注视着老巷,老巷也看着我。忽然,我意识到,有过人烟的繁衍生息,天下的巷子都是老的。

人生只合巷中老,抬头看云卷云舒,低头莳花弄草,岁月怡然。

老巷是一本古朴的线装书。

一盆水仙满室春

钟芳

新春佳节到来之际,在家中摆上几盆亭亭玉立的水仙花再合适不过了。阳光穿过窗棂,晨起侍弄花草,我看到写字台上的那盆水仙灿然绽放了。一朵朵黄白相间、玲珑剔透的小花,挺立在层层叠叠的绿叶丛中,修长的叶子青翠欲滴,箭一般地一根接一根直射天空,衬托出花朵的娇柔美丽。满屋香气扑鼻,充满祥和、喜庆的气氛。疫情下阴郁多日的心情,一下子变得愉悦、亮堂起来。

我钟爱水仙,养殖水仙花已经有好多个年头了。每逢新春即将来临,我便会去花市买上二三水仙鳞茎,回家找出一个浅盆,放上清水和花花绿绿的鹅卵石,把鳞茎栽在卵石中,供放到靠近窗户有阳光沐浴的桌子上。几天后,鳞茎的周边展开了洁白的裙摆,从中探出头来的翠绿花叶把裙子装点得清雅秀丽,青葱可爱。“借水开花自一奇,水沉为骨玉为肌”,每换一次水,水仙就一个新模样。水仙喜阳光,特别要给予充足的光照,白天放在向阳处,晚间可放在灯光下。只要算好时间,悉心地照料,待春节来到时满室便会飘起幽幽的芳香,一股浓浓的春意慢慢地弥漫开来,让人感到格外地神清气爽。

水仙花江南处处有之,属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,其外形极像洋葱大蒜,花色洁白玲珑,香味清秀典雅,根须如银丝,叶片葱茏碧绿。每茎开花五六朵,在翠叶陪衬下,雪白泛黄的杯状小花,宛如娇艳而娴静的少女亭亭玉立着,人们形象地称它“金盏玉台”。寒风拂过,盈盈媚态扑入眼帘,赏心悦目,平添了几分雅致。这种被喻为“凌波仙子”的白色小花,冰肌玉骨,超凡脱俗,不知迷倒了多少人,难怪历代无数文人墨客都为水仙花题诗作画,呈献了不少华丽的篇章。宋代诗人刘邦直写道:“得水能仙天与奇,寒香寂寞动冰肌。仙风道骨今谁有?淡扫蛾眉簪一枝。”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了水仙花的形态。宋理学家朱熹《赋水仙花》描绘了水仙花的顽强与高洁:“隆冬凋百卉,江梅历孤芳。如何蓬艾底,亦有春风香!纷敷翠羽帔,温艳白玉相。黄冠表独立,淡然水仙装。”最为著名的是黄庭坚的《水仙花》:“凌波仙子生尘袜,水上盈盈步微月。”诗人把水仙花喻为水中的“凌波仙子”,试想在一钩窈窕的新月下,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在盈盈的水波上漫步,那该是多美的意境啊!

水仙是我国的传统名花之一,多作为年宵花栽培,素有“富贵之花”的雅称,其花语有两种:一是代表着纯洁,用作赞扬纯洁的爱情;二是吉祥,祝福亲友及其家庭幸福好运。人们常把它当作“岁朝清供”的迎春花,是装饰元旦和春节最重要的冬令时花。每到农历春节前后,人们都爱在家里养上几盆水仙,寓意来年致富发财;有的在春节期间和亲朋好友还互赠水仙花,表示祝贺对方在新的一年里阖家幸福,万事称心。

“碧玉琢成的叶子,银白色的花。简简单单,清清楚楚、到处为家……人们叫我水仙,倒也不错。只凭一勺水,几粒小石子过活……年年春节,为大家合唱迎春歌”。这是郭沫若在上世纪50年代写的《水仙花》诗,生动地道出了水仙极其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。每当冬寒料峭,百花凋零的时候,它却在恶劣的境遇里独树一帜,绽放出冰清玉洁的花朵,带给人间一份绿意和温馨。这报春的使者,这吉祥的年花又怎么会不令人喜欢呢?

岁朝清供有水仙。要过年了,我在案头又养上一盆水仙,在它那馨香四溢的香味中迎接新春的到来。愿这清而不凡,秀而雅淡的凌波仙子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吉祥如意!

每周二、三、四、五出版 广告电话:021-37687187 投递热线:021-57814852 本报法律顾问: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(潘峰:13512129634)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印刷(电话:021-37212888)